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第一一六回 見仙子甚厭凡體 遇郝相又動凡心

七竅極目視之，果見一閣挺立。視已，詢曰：「繡雲閣中光景何若？」童兒曰：「是閣非凡閣可比。凡閣賴人修葺，規模一定，變幻毫無。此乃五色祥雲凝結而成。取之曰『繡』者，如婦女繡花然，五彩相兼。時而高大異常，時而寬敞無量，千變萬化，模樣不同，故不知其廂堂與室之多少。」七竅曰：「內所住者，皆屬仙子。其盡男乎，抑有女耶？」童兒曰：「閣號『繡雲』，無分男女，但能修道成功者，即上昇天府而居之。」七竅曰：「男女居此，飲食何出？」童兒曰：「既成仙子，自有仙子之食。仙廚所烹，仙豕仙羊，心想即到；盞中佳釀，醴泉甘露，應念而來。」七竅曰：「有臥具否？」童兒曰：「仙子所臥，牀則白玉，被則彩雲焉。」七竅曰：「有燈光否？」童兒曰：「或借星光，或借月光，照耀如同白晝耳。」七竅曰：「花卉之屬有乎，無乎？」童兒曰：「奇花異卉，無不有之。」七竅曰：「以爾所說，上天仙府真可謂備極榮華。但徒托空談，目未曾經，終難以信。」童兒曰：「閣中美景，吾言不過二三，爾入視之，還有言所未到者，方知吾說不虛也。」七竅曰：「既然如此，爾可導吾入閣，以睹奇觀。」童兒諾，遂導七竅夫婦，曲折而行。行約里餘，遙見翠竹千竿，青松萬樹，鳳凰對對，飛舞其間。所行之途，概行白玉嵌就。迨將松竹濃蔭走過，已到閣前。七竅視之，無殊塵世招提，不以為異。童兒於此導由東角直進。剛進門首，門內一坊，大書金字曰：「繡雲閣」。由坊而進，則廳在焉。廳極寬敞，極目無涯，四面蕉梧，交相掩映。由廳而入，有亭挺立。亭下萬花圍繞，多不識名。童兒曰：「爾可上亭觀之。」夫婦欣然，層層梯上。約上千百級梯兒，始到亭中。亭內几案紛華，盡係五彩。捫之以手，又屬虛無。正驚訝間，童兒曰：「爾夫婦何不憑窗一望乎？」夫婦然之，憑窗外望，但見雲容淡淡，時而如絮，時而如煙，兼之雷震風號，兩點飄零，若在是亭之半。七竅曰：「風雲雷雨，宜在天也，胡在是亭之半耶？」童兒曰：「此亭已在天上，故風雲雷雨在下而不在上也。」七竅曰：「是亭幽賞可人，尚有更美於是者乎？」童兒曰：「欲睹其美，隨吾下亭而去。」七竅夫婦果隨之下。

由亭左轉，不過數武，瞥見一臺。臺上星點萬千，其大如筐，其色如火。七竅曰：「是臺何名？」童兒曰：「載星臺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在下仰視，星光密密，佈滿天上，是臺烏能載之？」童兒曰：「凡天上星辰，盡載於此。是臺也，近而入目，似乎不大，而不知其大無外焉。」七竅曰：「星光之形，下視極細，何以此處其大如斯？」童兒曰：「天之高也，星辰之遠也，以下視之，故如貫珠之小耳。」七竅曰：「下界視此星光，為何晴天則現，雨天則隱乎？」童兒曰：「天若晴明，氣朗雲開，載星臺鬚眉畢現。如其天雨，雲霧密布，臺被遮掩，隱而不露矣，安得見哉？」七竅曰：「載星臺後，又有何奇？」童兒曰：「日月二宮也。」七竅曰：「二宮在於若後，不為所掩乎？」童兒曰：「日月二宮高過於載星臺也，何能掩之？」七竅曰：「承爾導吾來茲，可至宮前一睹。」童兒曰：「日宮炙如烈火，凡體難近，吾且導爾月宮一遊。」夫婦二人遂隨童兒向月宮而來。行不多途，仰望月宮鏡兒，寬若數百里，中有桂樹，枝榮葉茂，香氣逼人。七竅曰：「月宮有姮娥，何未之見？」童兒曰：「姮娥尚在宮內，不常舞於宮外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宮後又屬何地？」童兒曰：「升仙府耳。」七竅曰：「何人所居？」童兒曰：「持祿仙子管理升仙事務，在此為衙焉。」七竅曰：「何歷繡雲閣重門數十，未見一仙子乎？」童兒曰：「欲見仙子，須去會仙府中。」七竅曰：「府在何處？」童兒曰：「由日月宮轉左即是。」七竅曰：「如此，快導吾行。」童兒果然前導，將七竅夫婦導入大人殿庭。紅柱滾龍，彩鳳飛舞，眾位仙子仙冠仙服，備極榮華；又見仙子等或敲檀板，或品玉簫，快樂逍遙，真難一得，不覺手足舞蹈，弗忍捨此而他行。童兒曰：「此係會仙左府，可去右府看之。」右府中盡屬女仙，各著彩色衣裙，一堂濟濟，自得之象，不可言傳。

右府看餘，童兒促出。七竅曰，暗想身居天上，如許悠游，甚恨不能成仙，脫茲凡體。童兒問曰：「仙子榮乎，貴官榮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仙子榮極。」童兒曰：「爾既知之，胡不修真以求仙品？」七竅曰：「吾從此厭居塵世，苦苦修煉，務期躋入會仙府中，與仙子齊名而後已。」童兒曰：「成仙不難，難堅者心耳。如能堅心修道，道一修成，平步登天，即來會仙府內矣。」七竅曰：「承得童兒指示，今下凡間，總以修道為心。即皇上降寵，職加宰輔，亦不願之。」言此，童兒呼曰：「雲車來，速送修道男女，直到通天嶺茅亭之中。」呼聲剛停，雲車果至。

七竅夫婦上車坐已，童兒拱手曰：「他日功成，吾來接爾到會仙府內，再訴離情。言別一聲，飄然竟去。童兒去，雲車搖搖下墜，片刻已到亭外。

七竅夫婦拜謝推雲使者，退入茅亭。然而狂風頓起，林木摧折，愈吹愈厲，茅亭幾為掀倒。夫婦懼甚，不知有何妖物又來騷擾。頃之風息，一兇惡大漢手持繩索直入亭來，面目猙獰，殊屬可怕。七竅駭，強壯其膽而詢曰：「爾為誰？來此何事？」大漢曰：「吾乃老蛟靈魂，當日在衙附爾侍從徒能便是。今奉毒龍命，特來拿爾回得洞中，吞噬爾軀，以遂其意。」七竅曰：「爾何聽毒龍刁播，獨不念及厚待爾等之恩耶？」老蛟曰：「前在衙時，無案不剖於吾輩，爾只以恩德為口實，抑思爾之官位從何而升爾？」言已，持索上前，直縛七竅。七竅夫婦跪地哀懇。倏然，老道自亭外至，曰：「何處老魅，敢在此地擾吾弟子？」當以塵尾向老蛟一拂，老蛟現出原形，化作一縷黑煙，去而無跡。

夫婦幸得活命，拜謝不已。老道曰：「都中貴胄與修道仙子，爾夫婦究何所願？如願貴胄也，送爾回都，官還原職；如願仙子也，即在亭內傳爾道功。」七竅夫婦同聲應曰：「貴胄之榮，吾心不願。願師傅以大道，修吾仙份焉。」老道曰：「特恐爾夫婦心不堅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堅如鐵石，永不變矣。」老道於是將功傳之。傳已，囑曰：「為師要到海島，爾夫婦在此好好習吾所傳。」囑罷出亭，夫婦送於亭外。老道回首復叮嚀曰：「既已立心向道，人世富貴休再變之。」七竅曰：「毋煩師尊告誡，吾心自有把柄，不為塵世之富貴所迷。」老道曰：「誠如爾言，師無慮矣！」老道去後，夫婦二人果然在亭苦習大道。

三緘此際已將七竅夫婦磨練累累，恐其凡心未退，又化郝相夫婦以試之。指草木為侍從，化蕉梧為旗幟，借地籟為音樂，直向茅亭而投。七竅、珠蓮正在同心煉道，忽聽亭外音樂齊鳴，呵道聲聲。夫婦暗思：「不知何處貴官由此經過？」疾趨出視，巾車已止亭下。內出一男一女，乃郝相二老也。夫婦喜從天降，齊跪在地。郝相二老挽手泣曰：「吾兒吾婿自部衙妖至，未審失於何所？吾奏當今，發了無數兵丁，四方查訪。訪之數載，渺無音耗。前月來一道長，至相府門外唱偈化緣。吾暗傳入內庭，訪爾夫婦消息。彼言為毒龍等妖所害，俱已脫難，至今在通天嶺茅亭居住。吾聞之，上奏天子。天子下旨，命吾二老接爾夫婦速歸都下。故發精兵數百，送吾在道。曉行夜宿，歷盡無限山水，方至嶺前。不意吾婿與兒果在茲也！」言罷大哭。

七竅夫婦亦放悲聲。

久之，郝相謂左右曰：「山亭內無有珍饈，將吾在都所辦酒肴烹熟呈來，待吾與吏部大人同飲。」一時左右趨蹌，奔走亦如在衙之時，頃刻排齊，跪而稟曰：「酒筵已設，請入席焉。」